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

[奥] 茨威格 著 韩耀成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 来信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

[奥] 茨威格 著
韩耀成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奥)茨威格(Zweig,S.)著;韩耀成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8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80765-815-3

I.①—… II.①茨…②韩…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38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27 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译本序

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生活在19世纪末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命途多舛的时代给他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

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企业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除了德语,还会说法语和英语,他母亲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说意大利语,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家庭环境为茨威格掌握多种外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茨威格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维也纳度过的。维也纳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1867—1918)的首都。这个老朽的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君主国,在这世纪更迭时期,它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和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政治上呈现一派颓败景象,但是首都维也纳却仍是处处歌舞升平,流光溢彩,这里汇聚了欧洲德意志、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佛兰德的各种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思潮和流派。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一切有着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维也纳

成了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当时文坛上群星璀璨，流派纷呈，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先后或同时崛起，奥地利文学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维也纳则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大本营。前卫的“维也纳现代派”（又称“青年维也纳”）倡导新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而名震一时，造就了奥地利文学的辉煌。巴尔、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穆西尔、弗洛伊德、施特劳斯父子、马勒、勋贝格……这些当时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汇聚在这里，像群星闪耀在维也纳的上空，放射出熠熠的光辉。尼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指南，弗洛伊德的近代心理学则为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内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茨威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他就读的中学是维也纳的一所名牌学校，以历史上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1459—1519）的名字命名。他班上的同学对文学艺术都怀有狂热的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新出版的报刊，了解新鲜事物，吸取新的营养。维也纳浓郁的多元的精神文化氛围，为年轻人文学才华的发挥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土壤，从思想修养上培育了茨威格作为欧洲乃至世界公民的种子。当时，中学生们对正在兴起的势不可当的现代主义潮流如痴如狂。里尔克 23 岁就有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许多狂热的追随者，尤其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位十六七岁就写下了不朽诗篇和后人难以企及的散文的文学“神童”，对年轻的茨威格起了强烈的冲击作用。在这种文学气氛的熏陶和影响下，茨威格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十六七岁的茨威格，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他 16 岁（1897 年）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早年创作以诗歌为主。像这样文学上的早熟，不仅在马克西米连中学茨威格的班上是这样，在当时维也纳的

其他中学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心里总有一种诗兴或写作冲动,这种在心灵中泛起的涟漪碰到有利的环境,就产生出了一批文学“神童”。

1900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德语文学和法语文学,1904年获博士学位。学习期间,他将已经发表的诗选编成册,以《银弦集》(1901)的书名出版,随后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特之恋》(1904)和诗集《昔日的花环》(1906),还翻译出版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仑等作家的作品。作为诗人,茨威格基本上属于印象派,并带有世纪之交奥地利文学普遍存在的病态和颓废主义情调。他的诗歌轻柔飘逸,缠绵悱恻,蒙着一层淡淡的哀愁,诗的语言优美,音乐性强。茨威格是位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苛求的作家。《银弦集》虽然曾受到利里克克隆、戴默尔和里尔克等当时著名诗人的赞扬,但茨威格本人却对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很不满意,没有再版,其中的诗一首也没有选入后来自己的《诗集》(1924)。他认为这部处女作里的作品还不成熟,那些诗句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表达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确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当时流行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文学的熏陶下,过多地着意于形式的雕琢,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流露出“世纪末”的感伤情调。

旅行,是茨威格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外去旅游或演讲旅行,同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泛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战后年代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作品被纳粹禁止和焚烧。1934年,他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1940年他和第二任夫人洛蒂获英国

国籍，同年移居美国，1941年8月底又迁往巴西里约热内卢。他客居他乡，心系欧洲。目睹法西斯猖獗，野蛮横行，理性毁灭，欧洲文明沦丧，他一生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遭到蹂躏，因而变得烦躁不安，精神忧悒，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感到深沉的沮丧和绝望！

1942年2月22日他与夫人洛蒂在里约热内卢近郊彼德罗保利斯的寓所，以极其理智和平静的方式，有尊严地结束了宝贵的生命，以此来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表示抗议。茨威格在他留下的绝命书《声明》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要想再次开始全新的生活，那需要有特殊的精力，但是我已年过花甲，我的精力在流离失所、颠簸流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消耗殆尽。因此我觉得还不如及时以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结束我这个始终视精神劳动为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为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为好……”茨威格是一位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感情的迷惘》（1927）代表了他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与风格；人物特写《人类命运的转折点》（1927）受到普遍推崇。长篇小说除了《永不安宁的心》（1939），其他两部——《变形的陶醉》（1982）和《克拉丽莎》（1990）都是未完成的残篇。茨威格是一位心理现实主义大师。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心理小说。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片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茨威格对心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偏爱，谜一样的心理活动对他具有难以抑制的诱惑，因而毕生都在对这片心灵的海洋进行不知疲倦的、勇敢的探索。他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儿童青春期心理的关注，对激情的揭示和对女性心理的出色描绘。

青春前期到青春期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心理最为敏感,对成人世界,尤其是对两性关系怀着恐惧、羞涩与好奇。在作家眼里,儿童少年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似乎是他们必行的“成人礼”,经过这个“拐点”,揭开情爱这个“灼人的秘密”,儿童到成人的转化就完成了,“童年就要慢慢消散在那雾蒙蒙的天际了”(《灼人的秘密》),就会“从舒适欢乐的童年一下掉进了深渊”,一下就“长大了好几岁”(《家庭女教师》)。《朦胧夜的故事》、《雨润心田》和《夏天的故事》,甚至《生命的奇迹》等都是描写少男少女青春萌发期的内心的情感和心里、生理的变化的。当然,茨威格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局限的,也说明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他的影响。

对于弗洛伊德勇往直前地向当时被列为禁区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茨威格表示由衷钦佩。弗洛伊德研究的潜意识的原始欲望在茨威格笔下就是激情,也就是本能冲动。他总是喜欢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烛幽洞微,去发掘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发现他们不曾示人的一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激情的煎熬和驱使,而且一辈子都在喝潜意识的激情所酿成的苦酒,有的还导致悲剧性的结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袒露了一个女子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小说巧妙地安排两性关系上,把爱情写得非常纯洁和崇高。这部作品“以其惊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高尔基深受震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C夫人,一时抵挡不住激情的冲动,委身于一个赌徒,致使自己的后半生过着行尸走肉似的生活。小说对潜意识心理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高尔基认为这篇小说比其他小说“更具匠心”。两部小说中的女子都抵挡不住命运的摆布,作家刻画了激情或者说情欲对主人公行为的支配作用,以及对她们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茨威格对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特别是对“小人物”、弱者、妇女以及心灵上受着痛苦煎熬的人充满同情和爱心,对主人公的遭遇和不幸,对她们人性的缺憾和弱点给予了真诚的谅解和宽容,对他笔下的人物都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显示出作家那颗金子般的心。

茨威格的小说一般很少交代人物和时代背景,给人以有点游离于生活的印象。《桎梏》和《国际象棋的故事》等是作家直接针对时政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前者是一篇反战小说,后者抨击法西斯对人们的精神迫害,完成于1942年初,在作家自杀前不久。这篇小说心理描写极其深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为了创作这篇小说,茨威格专门买了一本国际象棋棋谱来学习研究,并和夫人一起按棋谱上的名局摆棋。由此也可窥见他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之一斑。

茨威格在传记文学上一直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他的传记小说《世界的建筑师》系列——《三大师》(1920)、《斗恶魔》(1925)和《三诗人》(1928),抛弃人物经历线性发展的外在现实,将心理分析的解剖刀直接切入人物心理,以传主的激情为主线,从人性的层面去考证传主的人格形态。通过传主一生中的几个瞬间或片段来凸显其精神画像,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以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他的其他传记作品,如《罗曼·罗兰》(1921)、《约瑟夫·富歇》(1929)、《玛丽·安托瓦内特》(1932)、《玛丽·斯图亚特》(1935)和《巴尔扎克》(1946)等也都以心理描写为主。

有必要指出,茨威格还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写了大量有名的剧作并在欧洲著名的大剧院上演,如《忒耳西忒斯》(1907)、《耶利米》(1917)、《沃尔波纳》(1926)、《穷人的羔羊》(1929)、《沉默寡言的女人》(1935)等。可是,人们在谈到茨威格时往往忘记或忽视他在戏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茨威格的作品语言富于音乐性和韵律美，结构精巧，故事引人入胜，情节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想，心理描写和分析极为细致，景物描绘十分出色，擅长“戏中戏”的技巧，读后能给我们留下一些隽永的回味。这一切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这些艺术特点也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所以在我国，“茨威格热”一直经久不衰。

本小说集中的《灼人的秘密》系高中甫先生和我合译，《桎梏》为黄湘龄先生所译；湘龄兄是位责任心很强的、一丝不苟的译者，再三要我给他的这篇译文做一次核对，我只好从命。因此，我将这两篇小说一并收入本集之中。在这里，谨向中甫、惠文和湘龄三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韩耀成

2012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序	1
忘却的梦	1
普拉特的春天	8
两个寂寞的人	22
森林上空的那颗星	27
朦胧夜的故事	37
家庭女教师	70
灼人的秘密	87
夏天的故事	153
月光巷	165
桤梏	183
雨润心田	221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43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284
里昂的婚礼	347

国际象棋的故事 358

附录

茨威格遗书 414

忘却的梦

一座滨海别墅。

幽静而朦胧的五针松便道上弥漫着略带咸味的海滨空气，微风不停地戏弄着橙树，好似纤细的手指不时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色彩绚丽的花朵。阳光将远处染得金光灿烂，山丘——山丘上精美的房舍宛如白色的珍珠在熠熠闪光，还有几里之遥的那座像蜡烛似的笔直地耸立着的灯塔，这一切都微光闪烁，轮廓清晰，界线分明，犹如镶嵌在深蓝色天穹中的一幅璀璨的图画。远处的海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白色光点，那是孤单的船只上闪光的篷帆。大海的波涛晃悠悠地偎依着筑有台阶的海岸，这座别墅就修建在岸边的台地上。海浪还在不停地往上升，一直深进到大花园里一片浓荫披覆的碧绿的草地上，最后消失在疲惫的、童话般的、寂静的花园里。

上午，暑气弥漫在这座沉睡的房屋上，房前那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像一道白线，通向凉爽的观景台。下面，滚滚激浪不断拍击着海岸，发出阵阵轰响，水珠不时四下飞溅，在耀眼的阳光下呈现出彩虹辉映的钻石般的灿烂光华。明亮的太阳光芒一部分洒落在互相紧紧偎依着窃窃私语的五针松叶上，一部分被一把张开的日本遮阳伞挡住，伞上呈现出许

多欢快的光斑，亮得刺目，令人难以忍受。

在遮阳伞的阴影中，一个女人靠在一把柔软的草编圈椅上，她的身材非常漂亮，上身穿一件宽松而舒适的针织衫。她那只没有戴指环的纤手漫不经心地垂下来，惬意地轻轻抚弄着一条狗的皮毛，那亮晶晶的绸缎般的皮毛；她的另一只手拿了一本书，黑睫毛下的一双灰色眼睛一直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书本上，眸子里好似忍着有一丝微笑。这是一双不安静的大眼睛，黯淡而模糊的光线使这双眸子更显得妩媚动人。她轮廓鲜明的瓜子脸透着强烈而诱人的魅力，但这魅力并非天然，也不协调，它是将精心保养的某些局部之美刻意打理得万般风情，并巧妙地加以凸显出来：香气馥郁的亮晶晶的鬈发看似零乱不堪，但这发式却是一位女艺术家的精心之作；就是那莞尔一笑，那看书时在唇上颤动着、露出洁白光亮的珐琅质牙齿的莞尔一笑，也是长年累月对镜练习的结果。习惯成自然，现在已经成了固定的、去不掉的习惯艺术了。

沙砾路上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

她朝那儿望去，但坐姿并没有改变，像一只躺着的猫，沐浴在耀眼的暖融融的阳光下，只是懒洋洋地眯着磷光闪烁的眼睛打量着来人。

脚步声很快就临近了。一名身着号衣的仆人来到她跟前，递上一张狭长的名片，随后稍稍退后，等着主人的回应。

看到名片上的名字，她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一种只有在大街上陌生人向你亲切地打招呼时你才会有的表情。刹那间，她浓密的黑眉毛上现出几条微微的皱纹，显露出她在竭力思索，随即脸上突然露出欢快的样子，眼睛情不自禁地晶晶闪亮，好像是想起了早已消逝、早已忘掉无影无踪的青春年华。名片上的这个名字又重新在她心里唤醒了那些岁月的清晰的图画。梦幻中的形象又渐渐显现，变得十分清晰，宛如在现实之中。

“这么说，”她突然回过神来，转向仆人，“这位先生想来拜访，那就请吧。”

仆人迈着轻快、谦卑的步子走了。一分钟的时间里周围寂静无声，只有永不疲倦的风儿在阳光灿烂的山顶上低声吟唱。山顶上到处铺满午间阳光洒下的沉甸甸的黄金。

接着，沙路上突然响起了轻快有力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身影定格在她的双脚前，她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随即，她也利索地从松软的椅座上立起身来。

他们的目光首先相遇。他朝她那婀娜多姿的身躯投去飞快的一瞥，她的眸子里也闪烁着一抹浅浅的嘲讽式的微笑。

“您还想到我，真是太好了。”她开始说道，同时向他伸出纤细、白洁、精心保养的手，他十分尊敬地用嘴唇碰了碰。

“夫人，我想非常坦诚地跟您聊聊，因为这是阔别多年之后的一次重逢，而且，我怕今后好长时间我们也不会再见面的。我到这里来，在很大程度上纯系偶然。由于这座宫殿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美丽，所以我就打听了一下，房主的姓氏使我重新想起了您，于是，我怀着深深的愧疚到这里认罪来了。”

“尽管这样，我可不会因此而不欢迎您，因为开始的一瞬间我也没想到是您，虽然在我心里您曾经是举足轻重的。”

现在两人都笑了。青年时代若隐若现的初恋仍散发出甜美的、淡淡的芬芳，它那使人沉醉的甜蜜唤醒了他们的心。它犹如一个梦，你醒来时会轻蔑地一撇嘴唇，虽然你很想再做一次，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梦。但是，美梦是恍惚迷离的，只能希冀而不敢索求，只有允诺而没有给予。

他们的谈话继续着。声音里已经出现一种真诚，一种温馨的亲密，

它足以维系一半如此美好、一半已经苍白的秘密。他们娓娓谈着往事，谈着已经忘记的诗歌、枯萎的花朵，谈起已经丢失的和扔掉的饰带以及在这座当年他们一起度过青春时代的小城里互赠的小小的爱情信物。谈话中，他快乐的笑声像一颗颗滚动的珍珠不时撒落下来。这些陈旧的故事像失传的传说撞击着他们心中沉寂多年、布满尘埃的大钟。现在这些故事慢慢地、慢慢地充满了痛苦而疲倦的庄严，他们业已逝去的青春爱情给他们的谈话增添了一种深沉的、几乎是悲伤的严肃气氛。

他低沉而富有旋律的声音微微颤抖地说：“我在美国那边得知您订婚了。在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大概已经结婚了。”

对此她什么也没说。她的思绪回到了十年以前。

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漫长的几分钟的压抑的沉默。

随后她轻轻地、几乎是无声地问道：

“您当时对我是怎么想的？”

他惊讶地抬眼望着她。

“这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因为明天我就要回到我的新故乡去了。——我并没有生您的气，即使是瞬间，我也未曾作出过糊涂的、含有敌意的决断，因为生活本身已经把色彩缤纷的火焰冷却成了微光闪烁的同情的火苗了。我对您不理解，只是——感到惋惜。”

她的脸颊上泛起一片微微的深红，眼睛里的亮光变得更强烈了。她激动地喊道：

“为我惋惜！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了您未来的夫君，那个冷冰冰的、一天到晚只想赚钱的人——请不要反驳我，我并不想侮辱您的丈夫，我对他一直都很尊敬，因为我在想着您这位我所离开的姑娘，因为我心里怎么也想不出您这个形象，您这个孤独的、十全十美的人，对平凡的生活抱着轻蔑的嘲

弄态度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凡夫俗子的品行端正的妻子呢。”

“如果一切都果真是这样,我干吗还同他结婚?”

“情况我知道得不太详细。也许他具有一些隐藏的长处,表面一看会忽略过去,只有在密切交往中才会开始显露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容易解开的谜,因为只有一件事我不能、也不愿相信。”

“什么事?”

“或许您看上了他的伯爵头衔和百万家财,而这是我唯一不能给您的。”

她仿佛没有听到最后这句话,因为她用手指搭着凉棚在向远方雾霭弥漫的地平线眺望,那里天空将其浅蓝色的衣裳浸入瑰丽的黑黝黝的大海的波涛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她的手指像紫贝似的透着深红的玫瑰色。

他陷入沉思,几乎把最后说的几句话忘了。这时,他突然从他面前转过身去,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确实是这样。”

他吃惊地望着她,几乎吓了一跳。她慢慢地、显然是装出平静的样子重新坐进她的圈椅里,怀着无声的忧伤,嘴唇几乎动都不动一下,单调地继续说道:

“当我还是小姑娘,怯生生地说着孩子气的话的时候,那时就没有一个人理解我,您同我那么要好,连您也不理解我。或许我自己也不理解。我现在还常常想起,我不理解自己,女人对她们相信奇迹的少女的心灵还知道些什么呢? 女孩子的梦像娇嫩、细小的白色花朵,现实生活呵出一口气就会将它们吹得无影无踪。我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梦想果敢骠勇、生龙活虎的英雄,他们会把她们寻觅的憧憬变成光芒四射的幸福,把她们默默的预想变成使人愉快的体验,并使她们从隐隐约约、模